

铁血英雄末路情

第五卷

天
尘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014004823

1247.53
780
V5

天 尘 著

铁血英雄末路情

第五卷



北航

C1692128

南京大学出版社

I247.5
780
V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英雄末路情 / 天尘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305-11254-6

I. ①铁…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31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铁血英雄末路情
著 者 天 尘
责任编辑 束 悦 还 星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总印张 95.25 总字数 166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254-6
总 定 价 240.00 元(共五卷)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第五卷 明郑烟云

目 录

三十、败局犹战·····	001	4. 施琅备战·····	111
1. 必争泉漳·····	001	5. 剿抚之争·····	114
2. 克塽监国·····	004	6. 督提争功·····	118
3. “一国两制”·····	009	7. 和平机缘·····	122
4. 吴淑殉国·····	012	8. 施琅主战·····	126
5. 两将败亡·····	015	9. 澎湖初战·····	128
6. 三路进剿·····	022	10. 败走吼门·····	138
7. 围城绝境·····	027	三十三、明祀断绝·····	146
8. 吴周覆灭·····	029	1. 海外生路·····	146
9. 大开杀戒·····	033	2. 弃征吕宋·····	152
三十一、强国梦断·····	036	3. 刘帅主降·····	156
1. 溃退澎台·····	036	4. 痛苦抉择·····	157
2. 计赚永华·····	045	5. 明郑请降·····	159
3. 新君宏图·····	054	6. 台岛降幡·····	161
4. 郑经托孤·····	063	7. 台湾去留·····	166
5. 篡国密谋·····	069	8. 海外赤子·····	168
6. 政变步伐·····	073	三十四、星火明灭·····	171
7. 监国溅血·····	083	1. 台湾起义·····	171
8. 国太语塞·····	090	2. 天地白莲·····	172
9. 映雪赴义·····	095	3. 反清之源·····	175
10. 克塽继位·····	097	4. 天地会林爽文起义·····	179
三十二、台岛末路·····	103	5. 吴八月苗民反清起义·····	180
1. 明郑危局·····	103	6. 陈周全天地会起义·····	182
2. 攻台之议·····	105	7. 白莲教王聪儿起义·····	183
3. 台岛除奸·····	107		

8. 蔡牵定海台湾起义	190	10. 清后期天地会等反清复国革命	196
9. 天理教起义	191		
附录一 抗清复国三百年评说	200		
附录二 明季民族英雄谱	226		
附录三 明季中华英杰榜	232		
附录四 三百年抗清复国大事记	234		
附录五 明季名将清初名将名臣录	260		
附录六 南明奸佞录	264		
附录七 著名汉奸贰臣录	265		
附录八 明末清初大屠杀责任人	266		
附录九 清朝历年反清起义	267		
附录十 抗清复国战争军事图选	271		
附录十一 南明阴历、公历日期对照	282		
主要参考文献(附重要作者简介)	285		
后 记	288		

三十、败局犹战

1. 必争泉州

昭武元年(永历三十二年,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大周昭武皇帝驾崩之时,东部战线的明郑正在泉州城外与清军进行较量。

宁海将军喇哈达为解除泉州久围的险境,与姚启圣商议后,从八月初六到八月十八日,调动三路满汉军,水陆师配合,并通过招降纳叛,从后方攻击刘国轩的围城军队。

为了自身安全,八月二十二日,刘国轩下令撤走围泉州军队。第二天,刘国轩率军到同安,修筑工事,部署力量,扼控漳州泉州之间的往来通道。

郑经在八月二十二日就及时打探到“吴三桂死于衡州,诸将立其孙嗣位,改伪元‘洪化’”这一重大消息。

对延平王来说,现在吴三桂的死,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对着冯锡范、陈绳武绳武叹息说:

“老宿若死,权臣悻悻,定不相服。稚子安能成大事?”^①

郑经虽然带着一点讥讽口气,却没有那份幸灾乐祸的闲心。有吴三桂这棵大树撑着清军主力,明郑在东南进取还有希望;这棵大树眼看倾倒,明郑的驱虏复国怕也渺茫。说归说,吴周毕竟还有几十万军队,郑经内心企望着他们的前景不要被自己言中。

九月,姚启圣率中营副将王英、建协右营游击蓝理、龙山营守备韩进忠、贯口营守备黄富,会同耿精忠所率江元勋连环炮、金枪手军队攻长泰,打算占领长泰后,再迂回夺取江东桥。刘国轩督林升、林应、吴潜、陈昌、黄良骥等十七镇,吴淑督何祐、江胜等十二镇,主动出击迎战清军。

刘国轩倚仗兵力强大,加之认为姚启圣只是个文官,有所轻敌。不料,当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99页;《台湾外志》,第305页。

数万明军到漳州北门外溪西，沿河边行进时，突然遭到横插过来的清军火器营的猛烈袭击。尚未展开的大队明军无法躲避密集的火力，相互拥挤到河中，阵亡、溺水而死者过万，辎重损失无数。清军乘胜攻占长泰、江东桥。

刘国轩当天就收拾败军，在江东桥附近的观音山（漳州市南靖县）一带，迅速再建起一道坚固防线，与韩大任、赖塔、江元勋、杨捷、曾养性等所部清军对垒，不时用大炮互相轰击。

姚启圣一仗取胜，他认为这时趁势招抚明郑，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姚启圣派漳州名士张雄带官方招抚信往厦门。信上说：

“昔令先王当国家开创之初，蓬蒿未尽，攘臂奋呼，震动天南！然终识顺逆之势。翻然解甲解兵，纵数千万子弟，尽还耕渔之乐；身享茅土之封，岁时祭器陈于寝庙。天和人顺，永垂世世，岂非千百年巩固之业哉？在贵藩既不惜此方之民命，则国家亦安得不调兵集马、劳师动众为耶？”^①

这封出自汉臣的信，口气比满洲亲王杰书硬多了：整个意思就是要明郑无条件放下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武器，做大清顺民，否则就是“不惜此方之民命”，然后以武力相威胁。

郑经复信说：

“顷承明教，拳拳以生民为念。不佞軫念民瘼，甚于麾下。正以生灵涂炭，不忍坐视，故修矛整甲，相与周旋。诚欲拯民水火之中，愈不得不尔。”^②

义正词严地声明为反清而战正是反抗民族压迫，“拯民水火之中”。一句话，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姚启圣阅后笑一笑说：

“真乃无识之夫，不足较议。夫退守疆土，永享藩封，岂不全美？何执拗若是？”^③

心甘情愿为异族奴才苟活者，当然视宁为民族独立自由死者为“何执拗若是？”

十月，姚启圣再派泉州士绅黄志美带招降书往厦门，书信说：

“捧复音，知贵藩倦倦以桑梓为念。息兵安民，实出于惻隐，敢不委婉承命？在仁人君子，披肝露胆，毋事繁文，永缔于好！”

没有任何新的信息，“息兵安民”，还是上次的意思。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99页；《台湾外志》，第306-307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99页；《台湾外志》，第307页。

③ 同上。

郑经回信说：

“事欲图其可久，言当慎于厥初。所述台意，责人以难行之事，非安民之实心也。惟裁其可行也，而再教之！”

指出对方安民是假，“责人以难行之事”是真，还是没什么好谈的。

见招抚不成功，姚启圣这位“念念不忘安民”的新任福建总督，又翻开文书档案，将十多年前的迁海恶政搬出来，约康亲王杰书、福建巡抚吴兴祚合疏题请清廷再行迁海。十二月，清廷批下来：恢复迁海；广东平南亲王尚之信向清廷力争“不必迁移”，使广东躲过这次迁海劫难。

从永历三十三年（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起，因为吴周走向衰败，宏观形势恶化，明郑也是处境维艰。

迁海政策对封锁台湾虽然无效，对活动在福建沿海的明郑还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明郑为了解决粮饷想尽一切办法：向百姓加派军饷，要殷实大户捐饷，甚至动员文臣武将捐粮助饷，引来重重矛盾。

延平王为了缓解军队征饷过重扰民，又发出禁令说：

“水陆镇营，分疆固圉，就地措饷，实出权宜。近察尔等暴索横征，苦累生灵；或藉端抗饷，焚掠无遗，殊可痛恨！相应严飭，务遵法纪，以副勤恤至意。敢有仍前害民，定以军法从事。毋违！特谕。”^①

为此，特设置“监纪”官一名，监督核查从浙江舟山到广东达濠一带各镇营征饷情况，必须按季度造报表，按批准的报表计划征收。如有违规超额加收者，“监纪”官将严惩不贷。

永历三十三年（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年初，漳州的清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又在筹备新的军事行动。他认为观音山的明军随时有可能夺回江东桥，必须再攻下观音山。

然而，这一次，姚启圣的计划已经被刘国轩料到。溪西败绩后，刘国轩仔细研究过姚启圣这位对手，掌握了他的一些用兵特点。

二月十一日清晨，清军都统赖塔、韩大任、邓茂公等，以明军果堂营寨为突破口，挥军发起猛攻。刘国轩则让开果堂，诱敌深入，四面设伏围攻，敌军伤亡惨重，前来配合的清军水师詹六奇部也只得退去。

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水师林贤准备从闽江出海，进犯明军海岛据点。郑经事先得到情报，即命援剿左镇陈谅为主将，带领陈起明、朱天贵水师，分别从南日（莆田市秀屿区南日岛）、围头（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港）、湄州（莆田县湄州岛）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00页；《台湾外志》，第311-312页。

出发，到闽江口会合，主动迎敌。

双方在五虎门接战开炮。炮战时，南风忽起，陈谅乘风势冲进敌船队发炮，林贤船队不及躲避，慌乱中自相冲撞；陈起明、朱天贵跟上合击敌船，林贤五十艘大型战船被击沉、撞沉十多艘，急忙返航退兵。

接连陆海两战报捷，延平王连忙嘉奖有功将领，赐银给参战部队将士，并给陈谅加上北路统领的职务，也就是北部海防军区司令。

这里郑经正在忙着表彰部队战功，那里士兵通报东宁（台湾）官员求见延平王。东宁官员求见延平王，为的是报告“四国公”的种种不法。

2. 克塽监国

早春二月，承天府的山野已是一片花团锦簇。鬼仔埔上的台湾学院，却依然淹没在如海绿荫之中。西边台江的风悄悄爬过山岗，送来阵阵大海的气息。

台湾学院就是原来的“太学”，因为一些留学生总习惯称台湾学院，明郑政府就干脆把校名改过来了。

“院长好！”一对少年男女向陈梦炜礼貌地鞠躬。

忽然，他们跳跃着扑向一个看上去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教师，呼唤着：

“母亲！”

“在学院要称老师！”女教师纠正着，“你们不是称梦炜表哥为院长吗？”

“是！母亲老师！”孩子们调皮地说。

女教师慈爱地把孩子们拥在怀里。这女教师正是何忆园的女儿、陈永华的同父异母妹妹陈冰晶。

“转眼十年，克江、克燕都十三岁了！”梦炜轻抚两个孩子的头，感慨地叹息。

陈克江、陈克燕兄妹其实远远不够进学院的年龄，是因为天资聪颖，超前修完了小学、中学的课业，经过考试，双双成为学院少年学生的。

“姑姑，”梦炜在学院也改不过口，他发现冰晶的眼神中闪烁着严重的不安，“你好像有什么事。”

“梦炜，”冰晶自己这时也忘了称呼他为院长，“带我去见总制使，我有大事报告。”

总制使就是陈永华。 he 现在是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即便是家属也不能随意打扰。陈梦炜不仅是陈永华的儿子，他的台湾学院院长兼有“教育部长”的

身份，是有资格见总制使的官员。

从承天府到东宁府途中，陈冰晶告诉梦炜一件令人气愤的事。

上个月她带领学院十几个学生，去承天府天兴州的蕉园社农庄践行桑农事。

“农庄怕是无法让学生们践行桑农了。”蕉园社乡长愁眉苦脸地说，“国公府已经派人来接管本社农庄了。”

蕉园社农庄，现在是由几个从马尼拉回来的爱国华侨投资的，从政府那里批了土地，容纳许多高山族、汉族百姓在这里耕织、养殖。除了解决上千家庭的生计，每年还为政府提供军饷赋税。这个农庄当年就是陈永华教民习农的样板，所以一直是学院践行桑农事的对口基地。

冰晶往农庄里面望去，果然见到一队士兵正在驱赶农庄的百姓。农庄里传出一片凄惶的哭泣声，满目流离失所的景象。

“出去出去！”一个豪门管家模样的人带着几个士兵呵斥冰晶和学生们，“上头有令！这里要建国公猎苑，闲杂人等严禁入内！”

“哪个国公？”冰晶问。

“台湾除了延平王四位御弟老爷，还有哪家国公？延平王出征，四大国公就是台湾的皇上！”那人嚣张至极。

明郑吸取永历封爵太滥的教训，功臣至多封伯、侯，不封王爵、公爵。但是郑经继任延平王后，郑聪、郑明、郑智、郑柔四个弟弟心里很不平衡，就缠着至少要封个公爵。郑经无奈只得赐他们每人一块公爵金印，说好无权过问军政。郑经一离开台湾，这四个就觉得没人能管他们，免不了在民间干一些作威作福的事，还私设家丁卫队。民众私下称他们作昏、黑、愚、暴四大国公。想不到他们现在竟然做出霸占百姓家园的事。

冰晶无奈，只好先带学生转到十里外的山泉社农庄践行。

“我们还是一起再去看一次，也好报告得更加翔实。”梦炜提议。自己是个官员，报告事项，必须亲眼所见。

冰晶就改变计划，先带他再去一次蕉园社农庄。

这次，刚巧遇到“四大国公”一伙，带着随从，在那里巡视、张罗。

“尔等霸占百姓家园，可知还有国法？”冰晶忍不住上前斥责。

“原来穷乡僻壤也有这等美女，”郑柔根本不理睬冰晶的问话，淫邪的目光立刻锁住冰晶，“来人啊！把这女子给我带回国公府！”

“弟妹醋性大，带回去不怕翻了天？”郑智取笑说。

“这个，”郑柔支吾着，“先送进伎乐队学艺，日后放在国公猎苑，小弟与诸位兄长共品国色天香。”

“哈哈！”郑明、郑智、郑柔一同狂笑。

冰晶怒火中烧，却忍住不发作，还拉住怒不可遏的梦炜，要听这伙败类讲完；然后，一个“连环霹雳掌”，随着一串清脆的噼里啪啦声，郑明、郑智、郑柔三兄弟脸上立刻泛出血肿，口中血水流淌。

郑明、郑智就要拔刀相向，随从们如狼似虎扑上来；这郑柔挨了打，还想着怜香惜玉，反而上去阻拦。

原先在远处招呼兵丁做什么的郑聪，见这里出事连忙赶过来。他一见冰晶，不由分说拉了三个弟弟就走，口中说着：

“大哥的婊子你们也敢惹。”

冰晶一下子哭出声来。

“那大哥是什么东西！他什么女人不要？屠夫的女人，你四弟的奶妈……”随风吹过逐渐远去的声音。

冰晶哭得泪如泉涌。

“姑姑……”梦炜想安慰，却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

她和张锦当年爱得刻骨铭心，再也没想到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更没想到张锦竟是事实上的天子郑经。

说没有结果又有结果，那一对聪慧漂亮的孩子，是上天赐予她的无价之宝。

今生不想再见“张锦”，但她无怨无悔。

“姑姑，不哭了。那只是一伙畜生，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梦炜好不容易想起这样一句还算恰当的安慰话。

“姑姑不哭。”冰晶风干了泪水，挺起身子，“我们去见总制使！”

“你们说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我这里就有承天府知府、天兴州知州的报告。”听完冰晶、梦炜诉说郑聪、郑明、郑智、郑柔霸占农庄的事后，陈永华平静地说。

“知道了还听之任之？”冰晶非常惊讶，她甚至怀疑陈永华和这伙人沆瀣一气。

“我还知道更大的事。”陈永华还是那样若无其事。

冰晶、梦炜瞪大眼睛听“更大的事”。

“一位葡萄牙商船船长告到我这里，郑聪带兵没收了他的一船货物，说是

国公征用，分文不付。人家船长问我‘国公’是什么意思，‘国公’是否就是国家。”

“那一船什么货物？”冰晶问。

“大明国家订购的大炮三十门、火枪五百条、弹药两万斤，还有人家在别处做生意得的白银一万五千两也被拿走。”

“父亲如何处置？”

“外洋贸易是台湾生存的生命线，绝不可以失去信用。郑聪拿走的，我都替他付足了款项。”

“这些不法之徒，父亲为何一味纵容，不予严惩？”

“为父姓陈；他们姓郑，延平王也姓郑。让为父如何下手？”

冰晶、梦炜都明白了：虽说台湾多年一直在师法西洋，可国体依然是君主专制。皇权高于一切，“皇族”的行为，外臣是难以制约的。他们想不出来再说什么。

“问题还是要解决的，”陈永华胸有成竹地说，“不能急，欲速则不达。”

听说东宁总制使派人来，郑经连忙召见。

对于东宁那边，延平王一向十分放心，其实几年来，他也经常派心腹幕僚以平民身份回台湾，私查暗访总制使治台利弊。然而，无论什么人去，带回来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持己廉正，法严约束，夜不闭门，百姓乐业”^①十六个字。这又如何不让远在海峡西岸征战的郑经放心呢！

郑经仔细倾听东宁总制使府官员面奏。

那官员向延平王报告四国公种种不法后，又说：

“总制使让微臣转奏藩主：如放任四位国公所为，百姓将视大明与行圈地、占房恶行之鞑虏无异！”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总制使总制台湾军政，四国公不法，只管依律惩治便可！”郑经对这四个郑氏浪荡公子也非常反感。

“总制使说：毕竟君臣有别，藩主至亲，外臣岂能擅自问罪？”

“这便是了，”郑经微微点头，“不知先生来此，总制使有何见教？”

“总制使另有一信呈奏。”那官员便呈上陈永华亲笔书信。信上写：

“元子年登十六，聪明特达，宜循‘君行则守’之典，请元子克壻监国。”^②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00页；《台湾外志》，第312页。

② 同上。

对！克塽！

郑经眼前立刻浮现一个粉妆玉琢的可爱少年，从外貌到内质都是那么优秀。五年多不见了，儿子现在也该是雄姿英发的青年了！

克塽母亲昭娘也离开自己六年了。侧室的地位压抑着温顺柔弱的女子，上有精干严厉的婆母、威不自怒的夫人，身旁是势利刁钻的奴仆，就连她生的克塽从小也是谨慎自持，完全没有王府公子的骄纵任性。

渡海之前，郑经担心克塽得不到足够的关爱，特地把他托给陈永华夫人照料，也方便陈永华培养教诲世子。这些年听说克塽成长得满腹经纶、文韬武略，十二岁就在台湾学院以学科(文)术科(武)蝉联第一的成绩毕业。

十六岁，不算大也不算小。“年少万兜鍪”，孙权在这个年龄已经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应当让克塽早些担起治国重任！

自己这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功过是非一言难尽；壮志几经消磨，宏图日望渺茫。

看来驱虏复国大业的希望，就在克塽这一代身上。但愿这孩子能超越为父，不，岂止超过为父，定要他超过先王、先帝！未来大汉民族的复兴，一个强盛统一的中国崛起于世界，就将由郑克塽，这个郑家新一代雄杰，亲手实现！

郑经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随即亲笔写下了委克塽监国的诏命(自然还经过表请永历的手续)。

永历三十三年(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四月初六，延平王差遣礼官郑斌带着诏命去台湾。郑斌和陈永华一起，向文武百官宣布：延平王立郑克塽监国，并依照延平王谕令铸造了监国金印。

郑克塽上任，果然雷厉风行。

一是派兵封闭正在修建的“国公猎苑”，恢复为农庄，召回原来在此耕织安居的百姓。

二是没收郑聪私自占为己有的葡萄牙船货物银两。

三是解散四国公私设的兵丁武装。

陈永华直接统率的台湾卫戍部队勇卫，按照监国的命令执行了以上任务。

然后，郑克塽把四位叔叔请来劝诫说：

“当以国为家，百姓足，则自足矣！何必自有为哉？”^①

说得多么好啊！没有国哪有家？侵害百姓，亡了国，哪还有我们郑家？郑克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01页。

壑对叔叔们的劝告，正是苦口良言。

可惜这是对牛弹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这些“景升父子皆豚犬”般的家伙一窍不通。四国公一脸的不服气。

“念尔等初犯，如愿改过，可暂行宽宥。日后再有扰民损公之事，国法无情！到时就莫怪侄儿对诸位叔叔无礼了！”郑克壑目光犀利，语气严厉。

“说得是，说得是。为叔们愿改过，愿改过。”四个叔叔赶紧换了卑谦的口气回应。好汉不吃眼前亏。从这侄子的三把火就知道，这小监国很不好惹。如果顶撞，说不定今天就被抓进大牢。

“台湾又见天日了！”百姓奔走相告。可见，郑聪、郑明、郑智、郑柔这四个“皇亲国戚”的恶行实在不少。

3. “一国两制”

解决了台湾郑氏四兄弟搞特权的问题，郑经主要的精力，还是要应对清的军事政治攻势。

刘国轩近来加固的防线几乎坚不可破，清军一直难以进展；加之，清廷此时军事打击的重点是吴周，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明郑打出招抚这张牌。

康熙十八年（永历三十三年，洪化元年，1679年）五月初，中书苏矿建议康亲王将上次的条件再拿出来进行招抚。

五月十日，康亲王派苏矿的侄儿苏垵去厦门。

郑经召集六官等大臣，郑重接待清使。苏垵转达康亲王的意思说：出厦门，见经。经集六官，经集六官，垵致亲王之命：

“若贵藩以庐墓桑梓黎民涂炭为念，果能释甲东归，照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①

这次的调子是过去郑氏的底线“依朝鲜事例”。

郑经当即回答：

“当先王在日，亦只差‘削发’二字。今既亲王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即当相从，息兵安民也。”^②

延平王心里觉得吴周岳阳失守，大陆反清战争大势已去。既然无须剃发、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01页；《台湾外志》，第314页。

② 同上。

以朝鲜例，息兵东归休整也算是上策，也不违反可以继续奉明祀的原则。藩属于清的明国，算是“一国两制”吧！

冯锡范执拗地认为明郑完全有力量夺取和保住东南沿海，他从心里不想议和成功，就想办法找碴子。他进逼一步说：

“海澄实为厦门之户，绝不可弃。今既承亲王之命，将海澄为往来公所。”^①

就是要将海澄留给明郑作为来往大陆的栖息地。

苏埕回答：

“欲照朝鲜事例，贵藩当退守台湾。凡海岛归之朝廷，以澎湖为界，通商贸易。海澄乃版图之内，岂可以为公所？此不但亲王不敢题请，即埕亦不敢代为转启也。”^②

凡海岛归之朝廷，以澎湖为界。这当然不是苏埕个人的意见，也不是康亲王自己的原则，应当说这是请示过清廷后的底线。所以，将海澄为往来公所，苏埕不敢代转，亲王不敢提请。

冯锡范却再进一步说：

“息兵安民，地方相守，岂有弃现成土地之理乎？当照先王所请，年纳东西两洋饷六万两。”

冯锡范的意思是：以土地换和平吗？我们只吃免费的午餐。吃进去的能再吐出来吗？别想我们掏一个子儿。你们还得每年为我们守土军队倒贴军饷六万两银。冯锡范这话让清使听了也太离谱了吧！

苏埕眼看使命要泡汤，又不想自己兜着，就请郑经派一个代表和自己同回，让明郑代表直接和亲王谈。这事就推出去了。

郑经同意派代表，就命陈绳武推荐的宾客司傅为霖做谈判代表。

五月十五日，傅为霖随苏埕去省城福州谈判。康亲王杰书隆重礼遇傅为霖。

谈判集中在“以海澄作为公所”这一焦点上。

康亲王认为，牵涉到福建的领土归属，必须通过总督。他让傅为霖到漳州去找福建总督姚启圣去谈。这张牌推给了姚启圣。

五月十八日，傅为霖到漳州见姚启圣，并进行谈判。

姚启圣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以海澄作为公所”的要求，他说：

① 同本卷第9页注①。

② 同上。

“寸土属王，谁敢将版图封疆轻议作公所？”

招抚闹剧，到此收场。然而，傅为霖言语乖巧，脑子灵活，深得姚启圣喜爱，姚启圣暗自打下了将其收为己用的主意。

自此，姚启圣一门心思放在用军事解决明郑上。要消灭以海军为主体的明郑武装，首先需要有精通海战的将领。

五月二十二日，姚启圣向清廷保奏富有海战经验，此时闲居京城文职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对施琅的印象并不好：此人曾在明清之间几度反复，忠诚度并不高；虽然有些能力，但自负桀骜，有几分像吴三桂。若时机合适，说不定又会干出倒戈之类的惊人之举。康熙并没有看错，施琅对大清并不算很可靠。后来施琅自己承认，之所以念念不忘消灭明郑，主要是因为与郑氏的灭家深仇，并不是什么对大清的忠诚。

康熙算是满足了姚启圣的要求，但人选偏偏不要施琅，而是将镇江将军三等伯王之鼎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理由是王之鼎曾任漳浦总兵，熟悉福建情况。

王之鼎不敢不去，可是到任后所做的事就是整天上疏请求免职，理由是自己没有水战经验，恐误朝廷大事。

七月，康熙终于将王之鼎改任四川提督，提升湖广岳州总兵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一句话，就是不用施琅。

八月，姚启圣密遣使者杨荣招降刘国轩，被严词拒绝。

姚启圣无奈，又动了联合明郑的敌人——荷兰殖民者，共同消灭明郑的主意。

九月初十，姚启圣与福建巡抚吴兴祚合疏题请朝廷：

“用荷兰为先锋，攻克两岛（厦门等），然后合攻台湾，还荷兰。”^①

康熙下旨：

“依议。”^②

大清皇帝和统一台湾的名臣姚启圣，不惜以“攻台湾，还荷兰”的代价，联合西方殖民者，消灭反清复国力量。

历史的白纸黑字岂容抹杀？“为了祖国统一攻取台湾”的神话可以破灭了！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03页；《台湾外志》，第319页。

② 同上。

姚启圣即遵旨，派出随军知府刘仔为使者，并给他加一级道员衔，带上通事黄镛、林奇逢，由百名士兵护送，带着皇帝的敕书，乘船渡海去见“荷国封王”（应是荷兰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总督）。

十月，清廷使到达巴达维亚。

刘仔等向巴达维亚总督游说：

“出夹板（铁甲战船），前来会师，合击各岛，然后再攻台湾而还。”^①

巴达维亚总督尊敬地“拜受诏书”，却一口回绝了大清的“好意”，指出上一次揆一前来，大清失约。

刘仔、黄镛还不死心，继续费尽唇舌游说：

“当日之克两岛未曾合攻台湾者，是揆一王自投请行，故前部院未敢担当，须当请旨。迨奉旨欲共出师，而揆一王诸船已失于普陀港矣；致我师独往，而未成功。岂有部院许而不行乎？今系部院题请，奉旨专差前来，欲与贵国合兵，克平诸岛，攻还台湾。又非昔日可比。”^②

刘仔等是说：上次没有及时出动是朝廷旨意未下；等待我们军队到达，揆一已经在普陀（舟山）葬身大海。这次是奉了圣旨来约你们，打下台湾后还给贵国，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巴达维亚总督又借口揆一已死，无人统兵，坚持不派兵，礼送清使返回。

出卖台湾，人家还不收。清廷“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行径，原来由来已久！可惜想卖国，人家还不买。这次算是碰了一鼻子灰。

姚启圣只好“自力更生”，加紧备战，以便进剿明郑。

4. 吴淑殉国

康熙十八年（永历三十三年，洪化元年，1679年）九月十八日，清军提督杨捷攻陷明郑据点东石寨（泉州市晋江市东石镇），明郑守军全军覆没。此战的起因，是明郑守将陈申醉后鞭挞士兵李万金等，李逃至杨捷军营报告营寨空虚的军情，并引导清军进犯。

十月初二，刘国轩召集吴淑、何祐、林升、江胜、林应等商议说：

“东石寨被攻破，重要据点果堂寨受到威胁。万一姚启圣大军攻果堂寨，

① 同本卷第11页注①。

② 同上。